

舊時代的新女性

憶李超英夫人張方德女士

● 高松濤

兩代情誼不解之緣

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相處，說起來實在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其中錯綜複雜的關係，往往怎麼說也說不清。然而，有的時候，卻又十分單純。我們中國人最喜歡用一個「緣」字，來加以概括，常言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又有「話不投機半句多」，以及「一見如故」、「相見恨晚」等種種不同的說法，表面上看來似乎是相互矛盾，但是如果再深一層來觀察，則又不盡然，畢竟還是有其道理存在的。

回首台北，就拿我和李師母（李超英夫人）張方德女士過去卅年來交往的經過情形來講，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李超英老師係留英博士，一生從事教育，誨人不倦，可說是桃李滿天下。他對於我這個後生晚輩另眼相看，愛護有加，主要原因便是李師母厚愛促成的。李師母與我，可說是十分投緣，視

我如子姪，很多事都找我商量，幾乎是無話不談。如今她老人家雖已去世有年，我想起她生前的種種，仍感念不已。本文除了略述她一生的遭遇，同時也用以表達我對她深切的懷念與哀思。

認識李師母，是卅多年以前的事。一九六二年秋天，我考入文化大學的前身——「中國文化研究所」經濟學門碩士班，當一名研究生，選了李老師所開的「財政理論」與「財政政策」這一門課，有了師生之誼。

李老師是著名的財政學者，對於我國的財政制度、租稅結構以及中央與地方收支的劃分等課題，都有深入的研究與獨到的見解。我爲了撰寫有關方面的論文，經常向老師請教，都能獲得滿意的解答。記得有一天下午，到溫州街李老師寓所拜訪，不巧適逢老師外出，應門的正是師母。師母問清楚之後，乃邀我入內小坐片刻，一面閒聊，一面等候老師歸來。她問起我的姓名、籍貫、家庭情況等等。言談中得知，李老師與家父，原

來是北京大學同學，只是不同系而已。而李老師的好友，包括：李壽雍、周鴻經、左潞生、周紹成等人，也都是家父的舊識。於是一時之間，彼此的距離馬上縮短了不少。李師母對於我這個故人之子，留下了十分良好的印象。從此之後，一直到師母在美國去世，結下了長達卅年的不解之緣。

與李師母進一步的交往，是我赴美學成歸國以後的事。一九六四年研究所畢業後，起初是留校服務，在經濟系任教。同時又兼任文化學院公共關係室主任，追隨張曉峰先生擔任機要。後來獲得美國政府提供的獎學金，赴美深造。就在我留美期間，突然接到師母來信，說她與老師將一起赴美，主持二公子李建勳兄的婚禮，回程時希望能與我見面，並在夏威夷渡假幾天。當時我正在檀香山的一「東西文化中心」進修。在我的安排與接待下，這趟「夏威夷之旅」，老師與師母都感到十分滿意。一方面，剛剛爲兒子完婚，了卻一件心事；另一方面，老師自一九四

九年來台，平時忙於教學、研究、著書立說，很少有機會出國旅遊，這次能拋開一切俗務，放開胸懷，盡情地遊山玩水，心情至為愉快。我戲稱是「二度蜜月」。師母則一再誇獎我辦事熱心、週到。我則回稱：「有事弟子服其勞，是應該的。」等到翌年我學成回國，師母隨即設宴為我接風。老師則到處為我推介、安排工作，甚至將他自己的課也讓我教我。每年高考，或是財稅人員特考，老師擔任典試委員，一定邀我為襄試委員，共同參與閱卷工作。彼此之間的往來，愈來愈密切。尤其令我感動的一件事，就是當時我仍為單身，師母關心我的婚事，曾經為我介紹對象，在家請客接待對方全家。我記得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師母家尚未裝冷氣，她在廚房裡忙進忙出，做了一桌菜，弄得一身大汗也不以為意。後來雖未能有結果，但是，她老人家對我這份關愛之情，使我終身難忘。

等到我成家之後，師母對內子更是讚不絕口，寵愛有加。逢年過節都邀我們過去，親如一家人。經過這麼多年的交往與體驗，我對師母的為人、處事，逐漸有了明確的認識與瞭解。李師母實在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舊時代的新女性」。僅就個人所知二三事，略述如下：

大轟炸下大難不死

李師母是江蘇常熟人，出身於書香之家

，父親張耿伯先生，以書畫聞名於江南，一九三一年，與李老師在上海結婚。當時老師已考取浙江省公費留學英國，不過公費每月僅卅五英鎊，一個人尚可應付，兩人則有點不足，師母起初曾猶豫了一陣子。加上那個年代女孩子出國留學的風氣不盛，多不願離鄉背井，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去。然而，經過一再的考慮之後，師母乃決心隨老師去英國留學。老師進入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攻讀博士，而師母也進入畢特曼司學院（Pitman's College）選修英文、簿記、打字以及商業文書等課程，成為當時留英的少數女留學生之一。

起初的第一年，過的是「夫唱婦隨」、「只羨鴛鴦不羨仙」的日子。然而，接下來的幾年，生活上起了極大的變化。生兒育女的接踵而至，先是長男 *William*（李建業）的出生，隔年又是長女 *Alice*（李衛年）的到來，使李師母手忙腳亂，應接不暇。除了照顧兒女日常生活，整理家務外，還要幫老師打讀書報告，打畢業論文，其忙碌與辛勞可想而知。師母卻以無比的毅力熬了過來，老師終於在一九三六年獲得博士學位。因此師母常戲言，老師的成就，她有一半功勞。另外，更難能可貴的，是師母在孩子稍大之後，又到夜校選讀會計課程，結果通過考試，取得了專業證書，真是十分難得的成就。

歸國後，老師服務於中央。當時日寇謀我甚急，國難方殷。一九三七年七月，發生

蘆溝橋事變，政府宣佈全面抗戰。老師乃隨政府西遷入川，而由師母一人獨自帶領小孩，前往重慶會合。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時代，真是驚險萬分，苦不堪言。師母告訴我，就在二公子（李建勳）出生不久，便開始了逃亡之途；由於物資缺乏、奶水不足，從小便體弱多病，再加上舟車勞頓，老二突然發起高燒來，一連幾天不退。很多人勸她放棄算了，但是母子連心，師母堅持到底，求人施捨，靠米漿充飢。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突然遇到一位外籍神父，由於師母會講英文，道清楚了情況，神父給了師母幾顆特效藥，吃下去之後才逐漸退燒而保全了性命。如果不是師母的堅持，今天恐怕又是另一番局面了。

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到達了大後方，一家又重新團聚在一起。然而，兒女一個接一個的出世，又帶來沉重的負擔。李師母一共生了三男四女七個孩子。在那個物資缺乏的年代，的確是一件不簡單的事。今天，我們生了一兩個孩子，已感到吃不消，真不知道我們的上一代，是如何辛苦地將我們扶養長大的。

一九四一年，日機大舉轟炸重慶，造成上萬人死亡的慘劇。師母所住的地方也未能倖免於難，房屋全毀。所幸吉人天相，師母抱著僅出生三天的女兒（李衛民）躲在牆角，而毫髮未傷。真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師母終於躲過了一劫。

抗戰勝利後，李老師出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為家鄉作育人才。而師母不忘所學，認為女孩子應接受良好教育，學一技之長以走入社會，乃在杭州創辦「杭州私立女子商業家事職業學校」，擔任校長多年，造就了不少人才。

如今幾十年過去了，許多當年的女學生，都已是祖母級的人物。但對於當年的校長，仍十分懷念與感激。

一九四九年來台後，師母復又出任過「台灣省立台北育幼院」院長一職，對於台灣早期的幼教工作，作出不少貢獻。

總的來講，李師母可說是內外兼修。對家而言，她是賢妻良母，一門四博士，除了老師之外，三位公子都先後在美獲得博士，蘭桂芬芳，一時傳為佳話。對國家、社會而言，作育人才，春風桃李，為我們後輩留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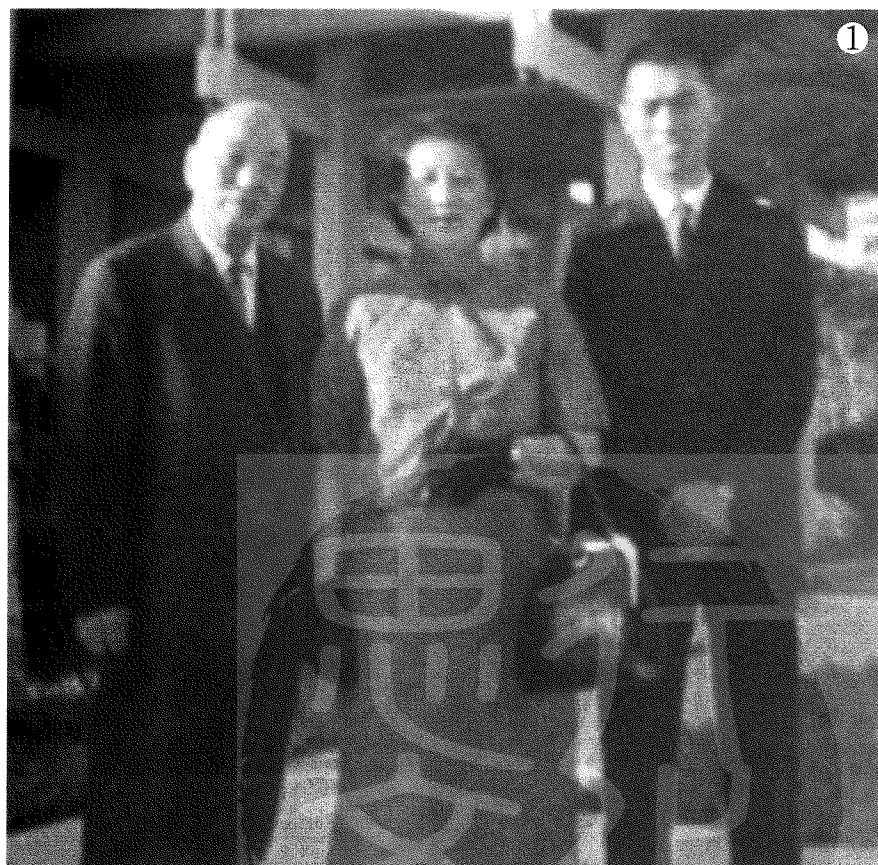
李師母不但有舊道德、溫柔敦厚、刻苦耐勞、努力上進，同時又有新觀念，不為傳統所束縛，與我們年輕人打成一片。誠如我前面所說，是「舊時代的新女性」，實當之無愧。

師母與老師結婚五十年，長達半個世紀之久，一直相親相愛，伉儷情深。老師在晚年為疾病所苦，師母衣不解帶，侍候湯藥，最後也把自己的身體拖垮了。如今師母已榮歸天家，與老師在天上相見，但她老人家生前的音容笑貌，卻永遠留在我的心中。

歸鄉驚客夢

孫樹模著 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

本書係名作家孫樹模先生憶說世事滄桑道盡歸鄉感遇情節的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有：古月今城兩面觀、廢園舊事知多少、四載逍遙恨事多、人生長恨水長東、金色年代、大學中的人情味、漫談國文試題、家教何價、門高與不夜、開學期中話選系、落榜、讀書之樂樂何如、羅漢與仙女、綠川細語、看電影、感情的債、雨珠、談總管、午餐問題、鞠躬盡瘁話廷榴、活彌勒——江老、碧海青天菩提心、一簾幽夢在人間、夢斷天涯、美國斐城風光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並附精美彩色圖片二十餘幀，是大專在學同學的優良課外讀物，是年長者的「回想錄」，歡迎購閱。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書款交郵撥○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



高松濤「憶李超英夫人張方德女士」插圖（文見五十七頁）
①作者高松濤（右）一九六六年與李超英夫婦（左、中）合影。
②高松濤（左）與李超英夫人張方德（左二）及其女公子李衛年（右二）合影。





① 李超英夫婦（前右二、左二）早年與兒女合影，前排右起：李建業、李超英、李衛中、李張方德、李建勳，後排右起：李衛華、李天任、李衛民。

② 作者高松濤夫婦（前右一、後）與李超英夫人（前右二）及李衛平（左一）合影。